



我不承认我是书法家,我只能说我在书法教育上做了些工作

欧阳中石 学“聪明”的书法顽童

文 董颖 卫玉丹 夏建波



思想与实践对于中国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。

汉字书中有画

拜访86岁高龄的欧阳中石先生着实不易。他在家的时候,总有学生上门,不在家的时候,也多是在给学生上课。“我是一个教书匠,教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教了六七十年。”至于书法家这个响亮的身份,老人竟一句也不提。

欧阳中石先生于书法,各体兼通,举凡周金汉石、晋帖北碑、唐贤宋哲乃至明清诸家,他都有涉猎,博采众长,而又归宗二王,形成了飘逸清新的独特风格,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。有人说书法如其为人,先生的字便是如此,用笔厚重朴实、圆融含蓄,格调清新高雅,沉着端庄。结字、取势、布局皆独具匠心。其书文辞,从不随心所欲。他特别讲究择文、择地、择人而书,符合场合和事情的基本要求。在一些活动和展览中,我们都能从先生的书作中感受到他的文心诗意。

“上私塾的时候,村里的庙里有一个大师叫武岩。有一次他到村里去,我就认识了他。”欧阳中石回忆,武岩跟他第一次谈话讲到了篆字,说中国的文字讲究“形”,“看到了什么就画出什么,比如画一个女人,这个女人是有孩子的,这好办,点两个点就是画两个乳房”,这就成“母”了。画男的怎么办,不能画个秃头就算了,男的都种地,咱们就在上面画个田,下面画个力就有了。”多形象啊,小中石被汉字的“神奇”紧紧地吸引住了。

欧阳中石说,这个思想是在1938年的时候知道的,深深影响了自己,到现在加上不断学习,越来越意识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最近,由欧阳中石先生任首席专家主持完成了教育部制定的《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》。提起书法教育,老人的态度严肃起来:“书法进课堂的同时,我希望要更加注重‘书’的是什么,要让大家知道我们‘书’的是汉字,书法教育一定要考虑到汉字如何讲解。”他认为,过去很多人以为书法就是如何书写、怎样用墨,但他强调:“书法不光是写字,最主要的还是要认字、解字。”

他坦言,自己连续担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,关注的始终是文

欧阳中石先生是当代通儒,在文化各专门领域造诣精深。作为当代国宝级书法大师和书法教育家,他家喻户晓,影响了一个时代;作为京剧艺术家和研究者,“奚派”创始人奚啸伯先生的嫡传弟子,他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博士生导师,为推广京剧艺术不遗余力;作为逻辑学大家,他的言行透着哲辨思维,他的逻辑



化与教育问题，特别是对汉字的认知与表现。对于汉字的繁简之争，他指出，不能把繁体字和简体字对立起来看，繁体字是传统汉字，发展下来了，简体字也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。

“实际上，有些繁体字还需简化，有些简体字则要改进，简化得没道理不行”，他举例说，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标题为“淫雨霏霏”，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，形容连绵不停的雨的“淫”字本为“霏”，把雨字头去掉，意思就变了，应该考虑改回繁体字。

欧阳中石说，文字学家不应该只研究一个字的典故，更应当考虑汉字规范化的问题，笔画太多的字可以简化，简化不好的字应再改回去，最后有个统一规范。

去年2月，教育部发布《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》，要求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书法课。欧阳中石非常支持这项措施，并为书法教育大纲出谋划策，“相信字写得好的人会越来越多！”

当记者请教如何练好字时，欧阳中石笑言，“我不主张练字，主张学字。”他在分析其中区别时指出，练是重复，如果是错误，就会重复错误，学是获得，把前人的精华变成自己的。

当时，武岩法师规定欧阳中石要在他提供的宣纸上写字，收费五元钱一张。在一袋面粉就要两元钱的年代，这纸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昂贵。“还规定我不能回家练”，欧阳中石回忆，这让他非常认真地看老师写字，不舍得轻易下笔，很快就学得很像，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进步。最后，武岩法师把收的宣纸钱全部归还给了欧阳中石的母亲。这段经历也让欧阳中石更重视学的过程，更强调精通的重要性，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练习。

欧阳中石说，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，就在于能通过形象文字



欧阳中石作品

来表现思想，“汉字书中有画，能更好表现思想。”

哲学是学“聪明”的

到琉璃厂转上一圈，地摊上卖的很多字，都有“中石”二字，可老人说，这其中很多根本不是自己写的。还有网上卖的书法集，三十多本都有他的名字，他自己辨认过，有的是从报纸和别的书上截了去的。

眼见自己的名字被别人拿来乱用，欧阳中石先生却淡然一笑：“我再表我的态吧，我感谢这些人。第一，出书法集应该我来做，但我太忙了，人家找不到我。第二，人家很冤枉，明明是人家耽误了时间，人家写了字，还得写我的名字，多冤枉！”他说得非常委婉，机智而幽默，但不失真诚。至于那些造假者，他也无心计较：“造假的不就为了赚俩钱嘛，他有需要让他用去吧。”

学哲学出身的他，研究书法时也动用了哲学的思考方法。“想写好字，光靠练不行，要会学。什么是学？把不会的狠狠地抱过来，把别人的狠狠地拿过来。”在欧阳中石看来，写书法和做人做事是一个道理，要专一，不能贪多。他主张初学书法者只写一个字，这个字写好了再写另一个，顶多写五个字，把这五个字弄通就行。“我说的都是通俗的话，但其实都是

哲学道理。”他说。

先生说，文化传承，要有载体。汉字就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，每个汉字都有精纯的含义，有可讲、可挖掘的道理。汉字是最高明的画，它能同时体现具象和抽象的高妙。我们书写时，汉字就在用形象说话，用笔说话。汉字非常了不起，可我们对它研究不够、重视不够。

“作为一名教书匠，我的职责是教书育人。我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从汉字入手，提炼出更为行之有效的认识方法，让学生们能快速认识汉字、掌握汉字，从而更有效地学习和传承中华文化。汉字是那么美妙，如果学习方法更为简单和有趣，全世界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了解它，从而把汉字的魅力、中华文化的魅力推而广之。这是我们献给世界的厚礼，这也是我一个教书匠的‘中国梦’。”

偶成戏曲大家

作为当代著名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的他，早已家喻户晓；而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身份——京剧“奚派”创始人奚啸伯先生的嫡传弟子，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博士生导师。

欧阳中石为戏曲事业、特别是为京剧“奚派”艺术的薪火相传、发扬光大尽心尽力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他在京剧舞台上留



下了许多光辉艺术形象，深受观众喜爱。在戏曲教育方面，作为戏曲学的博士生导师，多年来他孜孜不倦，培养后学。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，他积极探索，著书立说，特别是对京剧艺术及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所做的系统研究，造诣很深，影响颇广。

1943年，还在济南上学的欧阳中石到同学家玩，唱起了奚派的《白帝城》。没想到从屋里走出一人，对他大加赞赏，并当场收他为徒。此人就是奚啸伯，京剧四大须生之一。自此，师徒之间情深义重，一个不遗余力、倾囊相授，一个悉心领会、全情投入，奚派艺术就这样得以相传。欧阳中石协助奚啸伯工作多年，为“奚派”艺术的完善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

除了跟随奚啸伯学戏，欧阳中石还善于多方汲取艺术营养，他曾在张伯驹、刘曾复左右学戏，还得到过毛菊荪、张西侯、孙绍仙、范季高、孔繁昌、杜啸仙等人的教益。他还悉心琢磨京剧不同行当表演的精华，从生旦净丑的舞台呈现上得到了不少借鉴。欧阳中石勤于实践，在京剧舞台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鲜明形象，如《白帝城》之刘备、《龙凤呈祥》之乔玄和鲁肃、《四郎探母》之杨四郎、《武家坡》之薛平贵、《坐楼杀惜》之宋江、《范进中举》之范进、《打渔杀家》之肖恩等等，都充分展现了奚派艺术的特有魅力。

他在专著《啸伯永啸》中说，自己不仅在京剧方面受恩于奚啸伯先生，而且在书法方面也大亨师恩。奚啸伯知识渊博，多才多艺，在历史、文学、书法诸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。欧阳中石与奚啸伯多年不在一地，其间鱼雁往返既多且勤，每周必通的两封书信，洋洋洒洒，都用毛笔写成。可以这么说，奚啸伯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书法家，对欧阳中石的书法有很

大影响。一方面学习京剧艺术，一方面锤炼书法，欧阳中石从师傅身上领悟到，书画的高下并不在于笔墨之间，而重于意境格调的不同，京剧艺术的道理亦然。

从书法到戏曲，艺术是相通的。先生说：“写字是没有穿上行头的戏剧。”

不务正业见异思迁

虽是大家，欧阳中石先生却没有一点儿架子，有问必答、风趣健谈，而且常常拿自己“开涮”。

“我是从我们家乡出来的学生，这个学生不是一个太好的学生，当然也不是坏学生。我所谓的不太好，是没有大的志向，过了一年是一年，将来是一个什么人物我不知道。”虽然生活平淡，但欧阳中石说自己生活兴趣很高，“见什么喜欢什么，就是所谓的见异思迁。”有一次看见农民在耙地，一下被吸引了，没事就经常去看。后来自己还爬到坝上学着做，结果有次一不小心，从坝上摔下来，差点摔破了头。

“我是搞书法的，原来没这一行当啊，所以我叫不务正业。”从小到大，欧阳中石自认书法并不出色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本已在济南念小学的他辗转到农村上私塾。“念私塾时，上午张嘴念，下午就是写，写完大字写小字，写完小字写大字，烦不烦都得写。”老人说，再回到城里，无论是念小学、中学，还是后来在北京大学念哲学系，他的书法在班里都是不显山不露水。

直到1983年，欧阳中石才真正进入了书法天地。那是他从北京171中学调到北京师范学院（现为首都师范大学）教育系的第三年，学校首次开办成人书法大专班，从那时起，欧阳中石就一边教书育人，一边研究书法。

“从毕业开始到中小学教学，再到现在教博士后，文科、理科，

什么专业都教过，我到底是干什么的，我也不清楚。”欧阳中石笑言自己这种状态是“无家可归”。

那是1954年，欧阳中石自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毕业，学校把他打发到河北，河北把他打发到通县，通县把他安排在女师，女师分派他教学生几何。他倒好，没有嗟叹，没有怨尤，随遇而安，轻装上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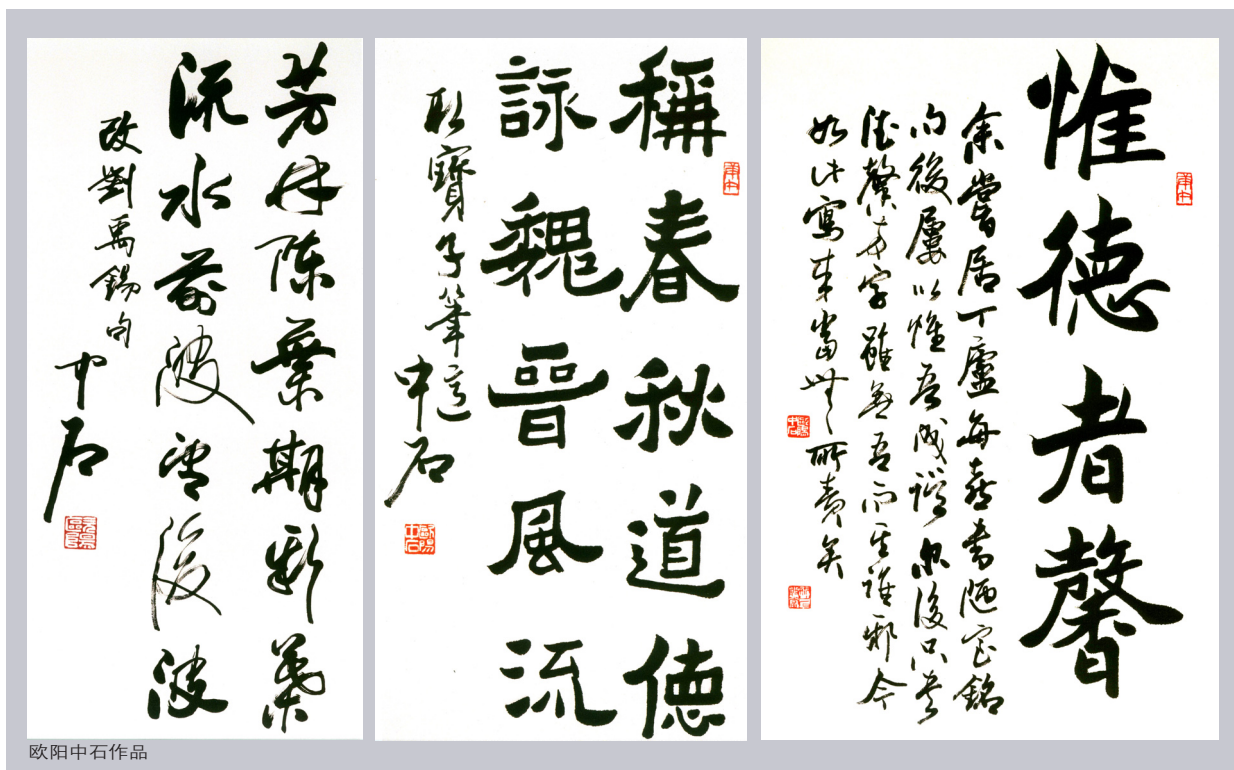
几何教得好好的，学校又让他改教语文。语文是欧阳中石的强项，学以致用，立竿见影。很快，他的课堂教学成了校内的样板。然后，又成了县内的样板。再然后……没了下文。因为，学校改派他教物理了。是欧阳中石精通物理？不，没那回事。因为这事是领导决定的。欧阳中石摊开物理教材，他很快又在其中找到了乐趣。物理的瘾还没有过足，学校又让他改教化学。

议论就蜂起了。正面的看法是：不愧是北大毕业，全才，教什么都行！负面的看法是：这家伙出身不好，社会关系复杂，只能打杂，不能重用！正面的、负面的议论，欧阳中石听完都一笑了之。他以惯有的坚决，一头钻进化学教学。

如此这般，欧阳中石在通县，时间从1954年到1978年，年龄从26岁至50岁，单位忽而是中专，忽而是中学，承担的科目，这学期是语文，下学期说不定就变成物理……

欧阳中石讲过一个故事，是关于钱钟书评职称的。评委们意见分歧，焦点在于：不知道钱钟书是干什么的。你说他是搞外国文学的吧，他在中国文学方面比谁都强；你说他是搞研究的吧，他又擅长创作；你说他是搞创作的吧，他这几年主要是搞“毛选”英文翻译……有关评委就此请教欧阳中石的大学老师金岳霖，金先生说：

“咱们换一个思路，不要问他是干什么的，而要问他还有什么不会。”此语一出，众人茅塞顿开，



是啊，钱钟书是学跨东西、博涉多能的不折不扣的大家！

仿照金先生的思路，我们也可以说：“不要问欧阳中石都教过哪些课，而要问他还有哪些课没教过。”

“我有我的大学，我的专业，可是我的专业暂时不能得到发挥的时候，让我转行，让我教数学，教语文，教化学，甚至都让我教体育，这能算什么，都不是我的正业啊，都不是我的专业，所以我说我不务正业，我务的不是坏业，是说不是我的专业，最后无家可归，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所以我只能笼统地说我只是个教书的。”先生如是说。

1981年，欧阳中石调入北京师院（现首都师范大学），短短几年内，主编或参与编辑了多部逻辑教材。1985年，欧阳中石57岁，就一般情形而言，即将船到码头车到站。然而，出乎意料地，他又在北京师院旗下，推出一个当时很少有人想到的项目：书法大专班。

“我们在学校看到国家的形势需要书法教学，就搞了书法教学，所以我不承认我是书法家，我只能说我在书法教育上做了些工作，因为当时1980年代，好多国际友人到中国都谈书法问题，都谈书法教育问题，我们却没有，我们一个师范院校应当考虑，所以成立了个书法专业。一直到现在，最近一两年里面，国家提倡开展书法教育，可见我们这个学科还是做对了。应当说，我们做了这些工作，都是继承前人的传统做起来的，前一代先生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，我们向他们学习，尽量往好处做。”先生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。

也许是因为老人几次大病九死一生，首师大如今把这位国宝级大师“保护”了起来，除了正常教课，只好把如潮的慕名拜访者婉拒“门外”。昔年旁人求字，欧阳老师无不欣然应允，如今却是一字难求，“恐年岁之不吾与”——86岁高龄的中石老人，听力渐弱、

手部微颤、两只眼睛的右半部分几乎看不见东西。立夏的5月，浮躁的热意已经显现，中石先生穿着秋衣和卡其色衬衫，外罩黑色夹克，白发稀疏但精神矍铄，笑容可掬，一派谦和的大家风范。乍听闻昔年《中华儿女》的友人已去世，先生先是一呆，继而拍案，反复叹息，忆起当年赠与友人“骥遇孙阳”四字，称赞《中华儿女》乃伯乐，已是恍如隔世。

能与先生短暂交流，倍感幸运。执着于对汉字的热爱，潜心于书法文化的探究，还能和学生们厮守在一起，欧阳中石单纯、欢乐的生活，就像春日的阳光一样，充满了生气和力量，它让这个拄着拐的老人忘记了腿疼，也忘记了眼睛带来的不便。或许，欧阳中石之真性情，在于他敢于看淡名利，重新站上原点；之可爱，在于他竟把自己大半生的行迹，概括为一首顺口溜，“少无大志、见异思迁、不务正业、无家可归”。

责任编辑 全照立